

無地方性：東南亞的空間想像

這次的計畫共46天，由泰國曼谷開始，再前往清邁進行第一次的藝術駐村，最後以印尼的兩大雙年展以及各個collective拜訪做為結尾。每個前往的地區都得到了比原訂計畫更多的收穫，尤其是駐村以及集合空間的拜訪，都讓自己對於空間的利用有更多想像，也了解到以集合Collective的方式去運作空間，是能有更多開放性以及可能性的。回台以後將延續這次的經驗，除了舉辦泰國駐村系列作品的展覽發表以外，也將規劃東南亞移工工作坊，與更多人對話交流讓藝術深入大眾，而不是為藝術而藝術。

曼谷 | 泰國

10/11-1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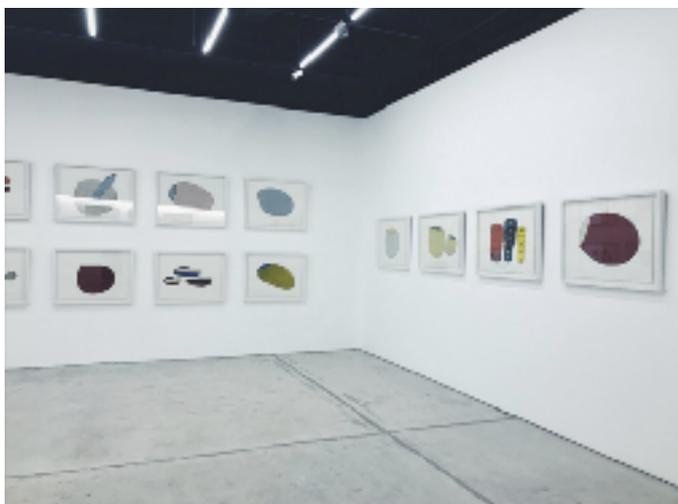
Numthong Gallery

位在BTS Ari站，隱身巷弄的藝廊，目前正在展出泰國藝術家 Jiratchaya Pripwai / WHEN TIME AWAYCARRIES ITS DUTY FAITHFULLY



Nova Contemporary

這家應該算目前看到較當代藝術也是有規模營運的藝術空間，位置在一棟大樓靠近停車場附近，一進去就有英文流利的館內人員來解說這次展覽概述（因為DM被拿光了），似乎策展人是有參與過documenta的國外策展人，展出者為泰國當地藝術家；這次展出她2007年未發表的作品，還蠻喜歡這個空間和作品的！二樓還有一個閱讀區，可翻閱創作者的畫冊。



Bridge Art Space

目前正在展出泰國藝術家pisitakun kuantalaeng的展覽After the fact，這個空間共四層樓，一樓為藝術空間所經營的咖啡店，2-3樓為活動空間及展場，4樓為頂樓及活動場所（當時前往時並未開放4樓）



Cho Why

Cho Why是位於中國城的藝術空間，曼谷的中國城可說是泰國最繁華的商業區之一，但在其繁榮現代化的背後，卻始終保留沉澱著一層未過度開發的濃厚中華文化。首先這一區的街景讓人印象深刻……街區建物外表多像廢墟一樣，感覺隨時會有物件剝落墜下，夾雜著中文招牌，像是在看70、80年代奇異的Sci fi電影場景，也許是因為處於中國城繁華區域邊緣較未開發的區域，租金相對便宜，雖然破破爛爛的，



卻也開了許多特色小店。Cho Why共有兩層樓，看完展後，因找不到也在同一區的Project 189，問了Cho Why的展場人員，對方卻完全沒聽過這名字的樣子…… 呈現出完全對這區域的其他事物、藝術空間毫無興趣的感覺，昨天在其他藝廊也是同樣情況，發現他們對其他藝術空間或組織都沒什麼興趣或關心（我沒找到Project 189），覺得曼谷的藝術空間就是各玩各的，開放時間也不一定會開，甚至會在展期內提前結束展覽（如此次撲空的H Gallery Bangkok，100 Tonson Gallery）。



清邁 | 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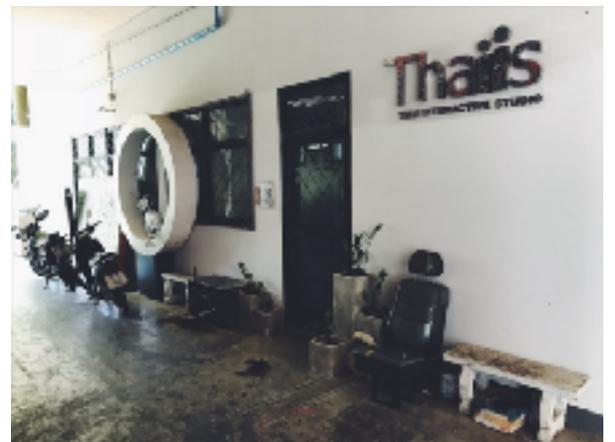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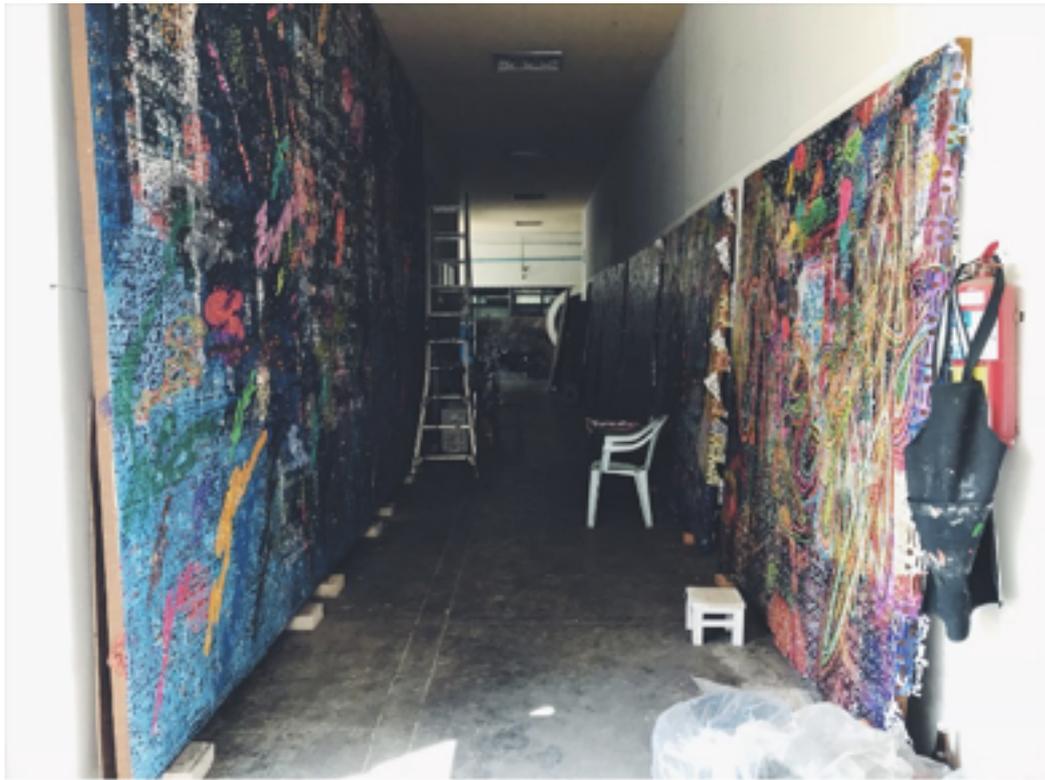
10/15-11/03

以泰國北方大城清邁為中心而發散的當代藝術環境，相較於曼谷歷史較為悠久的學院派、活絡的國際商業藝廊，清邁藝術環境反倒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特色、網絡以及強調藝術的社會參與，皆為泰國當代藝術注入不少動能與新意。

Chiang Mai University Art Center 清邁大學藝術中心

位於尼曼路鄰近區域的清邁大學藝術中心，時常舉行不定期的各類當代藝術展覽或表演（去的時候剛好沒展覽），雖然沒有展出，但也藉此有機會在藝術系館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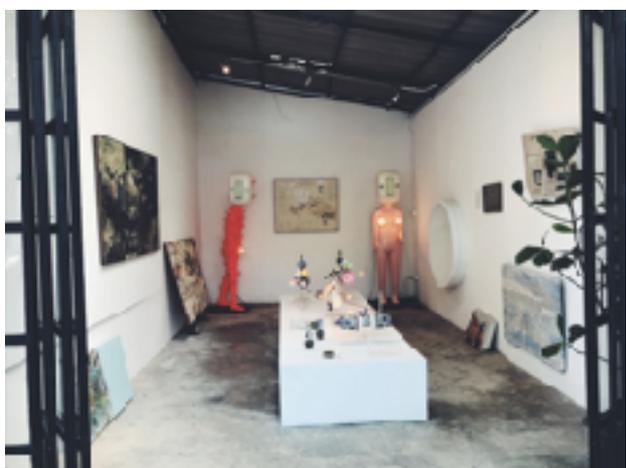


Gallery Seescape

隨著清邁大學藝術學院的發展，各種類型的藝廊也紛紛成立，其中 SeeScape 算是一家資深的藝術空間，經營至今已經十年，位於清邁尼曼區，集展覽場地、藝術小店及咖啡店的複合式藝術空間。創辦者 Torlap Lapjaroensook 本身是一位藝術家，這間藝廊目前有一個展間專門規劃給當地藝術學院學生展示作品，為尚未擁
有名氣與資源的年輕創作者爭取更多的展覽空間。



展區共有三間，也有戶外大型裝置展區



清邁 | ComPeung藝術村

10/16-10/30

藝術村是位在清邁郊區的Doi Saket區，由藝術村騎腳踏車到Doi Saket主要市場約2.5公里，必須穿越一個湖、叢林步道及車道。藝術村主要有四棟建築，都是用earth bag打造的，一棟是藝術村負責人Ong夫妻的住所，兩棟為藝術家創作空間及住所，一棟為廚房、飯廳、交流使用的空間，這裡被植物環繞著，也有著動物陪伴（藝術村有兩犬三貓）這樣的空間也是平時較少接觸的自然環境，在駐村期間的創作方向決定以植物為出發點，時間也很多，可以慢慢觀察描繪所見的植物。



ComPeung藝術村

在駐村時期過著相當簡單的生

活，天氣好就騎著腳踏車前往這區的市場Doi Saket market，並沿路拍照搜集參考資料。

前往市場沿途都是湖以及自然植物，少數的房屋，市場並沒有很大，有賣各種蔬菜水



Doi Saket Market

果香料以及肉類、也有熟食販賣、服裝、生活雜貨、藥局都在市場週圍，而最大規模的商店恐怕是7-11了... 真的是很小型的生活區。在駐村時的交流時間除了自己去市場與當地人筆畫幾句以外（當地人幾乎很少會說英語），也與同時駐村的加拿大藝術家夫妻互相交流。

在駐村期間也和負責人聊到泰國藝術現況，他說在泰國藝廊和藝術空間都以商業創作為主，市區的租金也不是年輕藝術家負擔的起的，我想這樣的空間問題是世界共通的啊……。負責人也提到在清邁近年來很多藝術空間或駐村，起來得很快



Doi Saket生活區

很多，但都瞬間消失，以他自己的藝術村經營經驗來說，比如有些新的藝術空間常常沒網站，只以臉書經營，其實資訊都消失的很快，也沒留下痕跡讓人瞭解；而在駐村期間恰巧是泰皇喪禮時期，也因此提起泰國目前必須面對與解決的困境是如何在軍政府的統治下維持藝術創作自由，並在政府沒有完整政策配套發展，確保資源能夠讓泰國當地年輕創作者，都能夠擁有繼續創作的資源及展現平台，這些確實是泰國當代藝術必須持續面對的問題。



駐村時的創作過程

ComPeung藝術村是他獨自一人，一磚一瓦打造而成的，也沒領取任何補助就這樣10年了，在此不只是從事狹義的「藝術創作」，而更主張將「如何生活」納入藝術的範疇之中，在駐村期間可以感受與鄰里的良好戶動，也時常在假日聚集一群同好，堅持當地農作物的採買，一起煮食、自己釀啤酒，藉由藝術家和當地居民的生活經驗交換，將藝術融入

日常生活當中。但獨立藝術村當然收入時有時無，在市區邊緣獨立的經營下去是需要很大的毅力，比起藝術市場，我在這看到的是很完整的藝術與生活。

負責人也很鼓勵我每年都換個地方駐村，創作者必須常遠離生活，以他自己的駐村經驗來說，雖然他有些駐村作品自己看了並不喜歡（時間上來說太急促）但這樣的經驗累積，能讓你發現更多自己的極限，無論在生活上或視野上，也看見自己更多的可能性。由於是第一次進行駐村，不確定該如何體驗這一切，到了完全不熟悉的地方，心裏並不適應卻又同時強迫自己去對話、去未知的地方探險、自己的時間好多又突然覺得不夠，感覺完全脫離原本生活及時間感，又同時很想念原來的生活空間，這次的駐村也是讓自己跳脫過往創作限制的珍貴體驗，也很期待回台後繼續進行駐村時所發展出的系列創作。



駐村期間完成的部分作品

到了完全不熟悉的地方，心裏並不適應卻又同時強迫自己去對話、去未知的地方探險、自己的時間好多又突然覺得不夠，感覺完全脫離原本生活及時間感，又同時很想念原來的生活空間，這次的駐村也是讓自己跳脫過往創作限制的珍貴體驗，也很期待回台後繼續進行駐村時所發展出的系列創作。



作品討論與分享

雅加達 | 印尼

11/03-11/07

雅加達 | Jakarta Biennale 雅加達雙年展

雙年展主展場是在叫做Gudang Sarinah的場地，是國有百貨公司Sarinah的複合大倉庫，空間很大，因主辦單位想消除藝術給人的距離感，所以把展場搬到大倉庫，希望更貼近民眾。雅加達雙年展基金會成立於2014年，是獨立機構支持印尼當代文化藝術發展，透過不同的計畫像是策展實驗室、對大眾的藝術教育和雙年展。2015年的雙年展主題為「不是往前也不是退後：就是現在」



雙年展開幕日 / Gudang Sarinah Ekosistem

(Neither Forward nor Back: Acting in the Present)。而今年展覽邀請Melati Suryodarmo 擔任藝術總監，並以“Jiwa”（意思是具有生命力、能量、靈魂，對於個人、團體、社會、非人或自然的推動原則）為題。展覽時間為2017年11月4日~12月10日。今年的展覽除了主場地Gudang Sarinah Ekosistem，也在其他的在地博物館像是雅加達歷史博物館、絲綢博物館舉辦。

開幕當日聚集相當多人，也在現場看見許多在此次雙年展展出作品的藝術家本人，其中以Dolorosa Sinaga的作品最讓人有所體會，印尼雕塑家Dolorosa Sinaga除了是藝術家同時也是社會運動參與者（國際人權法庭指導委員），身為90年代中期建立Jaringan Kerja Budaya的幾位藝術家之一，她時常於工作室舉辦常規集會討論藝術，社會和政治問題。自2015年以來，Dolorosa在國際人民法庭積極參與揭露1965年反共大屠殺事件的真相。她一直是印尼現代雕塑的開拓者，非常重視肢體語言作為深刻的情感表達。Dolorosa曾說道“人是我無盡的靈感來源”，通過雕塑固體的過程將人類的情感表

現化為生命；在過程中它可以從骨骼結構和肌肉中挖掘出隱藏的激情或悲傷，也可以從她的許多雕塑作品看出大多以女性形像以及描繪普通人生活為原形。對於Dolorosa而言，女性肢體語言的表達代表人類事件和對不公正的譴責，也透過這樣的肢體雕塑，呈現出社會悲痛的象徵，也在作品中感受到藝術家堅定不移地致力於社會和人權活動的信念。¹



藝術家Dolorosa Sinaga



此次展出作品展出了蘇卡諾Sukarno的人物雕塑作品。然而，不同於其他以平靜的姿勢描繪蘇卡諾的紀念碑，Dolorosa透過對蘇卡諾手勢所呈現出的姿態，意義和力度的研究，決定以獨特的方式展示蘇卡諾政治生涯的各種動態姿態：以他獨特的招牌手勢

¹ 資料來源：雅加達雙年展2017 <http://jakartabiennale.net/en/dolorosa-sinaga-2/>

呈現出革命精神。對於Dolorosa而言，需要透過蘇卡諾的歷史性的手勢重新發掘這個角色的獨立精神，以及對他的國家永恆的靈感。



蘇卡諾Sukarno的人物雕塑作品

作為“反思歷史”的一部分，Dolorosa同時也展示出了一個呈現了她迄今為止的整個工作過程的“舞台”，她將她在東雅加達Pondok Gede的工作室（Studio Somailang）的全部內容搬遷到雙年展展廳；在展示空間中可以看見她鑽研於蠟，紙，陶土和塑料材料的各種資料及材料實驗，也有她展示於公共空間的藝術作品設計圖。

印尼大屠殺發生於1965 - 1966年，持續進行了多個月，殺戮對象主要針對共產黨人，華裔人士和所謂的左派人士。是一個透過軍隊和政府指使下進行的大規模屠殺。目前最廣為同意的死亡人數至少為五十萬人。這個事件被視為是清除印度尼西亞共產黨(PKI)的政治影響力的主要事件，最終導致了蘇卡諾政權的結束，以及之後蘇哈托三十年的統治。



Dolorosa Sinaga 展示作品



牆上貼著1965事件的相關海報

Ni Tanjung, 1930年生於印尼巴厘島，在她80歲時，丈夫的去世使她開始在她沒有窗戶的簡陋住所開始畫畫，她畫了上千張彩色的臉，每個小畫片上的圖像都有自己的意義，這些形像其中有自畫像，她的想像，她的一生，她的祖先和她所摯愛的人重新組合在一起，她會使用一面鏡子來間接地觀看自己的作品，



圖片來自雅加達雙年展Jakarta Biennale 2017網站

，

這個過程對於她來說的作用是把這些圖像融入自己的記憶。對Ni Tanjung和大多數巴厘人來說，阿貢火山Gunung Agung不僅僅是一塊石頭和熔岩，這是祖先的居所。²



² 資料來源：雅加達雙年展2017 <http://jakartabiennale.net/en/ni-tanjung-2/>



雙年展每日皆有行為藝術表演

Ponti空間與Suka Sama Suka collective的房子原址位於東雅加達 (Jakarta Timur) 名為Pondok Jati的火車站附近。Ponti的全名是「Scream Destroy Ponti」，2013年以前，Ponti的位置，就在Pondok Jati月台旁邊，2013年，Ponti搬遷至Pondok Jati車站附近的現址，空間裏頭同樣有著各種樂團商品，而Ponti一旁的巷弄裏



Ponti House

頭，則是Suka Sama Suka Collective (以下簡稱Susasu) 的空間。Susasu於2013年舉辦首次表演活動，並在2016年租下目前的空間。



左方前棟為Ponti House，進入巷子後即可看見右方的Suka Sama Suka

Susasu是一棟兩層樓的平房，一樓的空間可以舉辦音樂演出、影片放映與討論。二樓則是成員房間與提供友人借宿的空間。目前Susasu內有兩名成員固定居住於此。

Susasu空間約每兩週舉辦一次演出或活動，在此所有活動皆為免費入場，並歡迎觀眾自由樂捐，收入全部用於支持空間運作。成員表示，Susasu每月需支付房租印尼盾3百萬元（折

合台幣近六千七百元），這筆開銷，由居住於此的成員每月支付五十萬，其餘成員平均支付五至十萬，加上樂隊演出的捐獻共同攤提³。

在此之前並不是真的很了解collective，但親自走一趟後看見大家一起共享空間，平分房租，在空間內一起討論議題，組織活動，互相尊重照顧，也利用空間時常舉辦座談

³ 資料來源：[Pang Nat Det https://medium.com/@hardcash0917/safety-place-for-everyone-ponti-susasu-356ed6c64d05](https://medium.com/@hardcash0917/safety-place-for-everyone-ponti-susasu-356ed6c64d05)

及展覽（成員也有藝術系學生），組織行動的能力跟熱忱真的很令人佩服！！更厲害的是他們與鄰里間的關係相當密切，其實空間是跟一間獨棟別墅連在一起的，但卻是相安無事的共處下去，只是在穆斯林禱告喚拜的時間不會舉辦音量大的表演，這與台灣於社區巷弄間經營空間的處境相當不同，在此鄰里是歡迎他們將不同的活動帶入社區的，彼此互相尊重與不抱持先入為主的意見。



成員於活動前煮食食物供大家享用



空間內也時常舉行展覽
圖片取自Suka Sama Suka
Instagram



座談討論會



成員之一的Alfa也從事藝術創作，同時也於印尼雕塑家Dolorosa Sinaga的工作室從事助手工作

雅加達 | Taring Babi Collective

Taring Babi（野豬的獠牙）位於南雅加達名為Srengseng Sawah的地方，這裡是印尼知名龐克樂隊Marjinal的collective house（集合空間）。樂隊與空間自1997年成立至今已

是第二十年；在印尼，說Marjinal家喻戶曉應不為過，Taring Babi的集合空間是位在住宅巷弄間的空間，小小一條巷子會經過許多住家，以及在巷內玩耍的孩子，一到達就看到屋內一群人在摺紙作手工紙袋，空間內有一張大地毯沒什麼佔空間的傢俱，讓開放給大家的空間能有更多可能性，牆面貼滿了他們的木刻版畫海報，每張都有著不同的訴求及主題也是他們為了各種議題抗爭所創



Taring Babi collective外觀

作出的海報，每張都充滿力量。 成員帶著我們參觀屋內其他

空間，一樓有木刻版畫的工作室、二樓有練團室等等。 這個空間已經經營20年了，和



空間內牆面的木刻版畫海報

鄰里感情也都很好，練團室是沒有隔音設備的，就算練到半夜一點他們說也沒問題，他們當初為了消除鄰里對龐克較刻板的印象，積極參與社區，包括參與修繕社區橋梁，出席青年團體，鄰居都很高興他們在這為社區作些有趣的活動，他們也常常在旁邊的空地辦表演，社區民眾都會一起參加。



屋內空間時常舉辦各種活動

他們的空間歡迎每個人，遊民、街童都可住在那，也會在那教導孤兒街童樂器，讓他們能有在街頭生存的技能，空間也都會有街童來學樂器學畫畫，做什麼都可以，而 Taring Babi 屋內也有個小箱子為街童募款。從談話中可以感受到他們的謙虛，很無私的分享一切給大家。訪談之後他們還騎機車載我們去他們的商店 Blaut Art Store，在這裡他們販賣自己設計的服飾、海報以及刺青工作室也在內，商品20%的利潤都會會捐給當地孤兒，同時也是賺取支持空間的財務來源之一。



成員於空間內摺紙作他們所經營的商店 Blaut Art Store 手工紙袋

日惹 | 印尼

11/07-11/24

日惹有全印尼歷史最悠久的藝術學院印尼藝術學院（ISI），也因此聚集許多藝術家於此居住及創作，是印尼的藝術之都。而集合（Collective）是印尼常見的藝術工作模式，成員來自不同領域，他們通常擁有一個實體空間做為討論、活動發生的地方，事務由成員一起決策，各自都有使用空間的權力，不因為誰分攤的工作或房租比較多而有異。

日惹 | Biennale Jogja 日惹雙年展

日惹雙年展基金會（Yayasan Biennale Yogyakarta）成立於2010年8月23日，是印尼日惹的社會機構、非營利組織，由於雙年展長久以來在當地藝術社群裡因主辦單位挑選參展藝術家和藝術作品時充斥著排他性因素而飽受爭議，因而促成日惹雙年展基金會與雅加達雙年展基金會分別在2010年和2013年前後成立，並由藝術家、策展人、文化行動者及其他門類藝術工作者共同運作、獨立自主的非政府組織。這兩個雙年展在印尼缺乏官方主導、積極投入開發的藝術生態系統中發展出了一個更大的藝術家決策支援系統，以打造雙年展機構與其活動的形式為目的。日惹雙年展透過別具一格、新的區域思想進一步地界定其自身，刻意地每次僅同某一既定國家或地區展開對話和交流，把印尼自身所處地理關係延伸至赤道地帶以及與同一緯度國家之關係重繪一番。2011年，該雙年展著重於印尼與印度之間的聯結，2013年印尼與阿拉伯地區以及2015年印尼與尼日利亞，這樣的對話交流使得原本僅能在全球藝術世界對話圈之外圍、且不太能夠本著彼此的想法與文化實踐參與直接和持續的交流的國家聯結起來。⁴



日惹雙年展展館Jogja National Museum

⁴ 資料來源：該有雙年展或不該有雙年展（上篇） <http://chaichanghwang.blogspot.tw/2017/03/blog-post.html>



雙年展一樓展場

本屆為BIENNALE JOGJA EQUATOR # 4 Indonesia Meets Brazil，印尼和巴西在日惹通過當代視覺藝術來發展對話，以互相理解各國的文化，除了探討巴西政權發生變化造成政治和經濟不穩定的議題，也希望能探討生態問題；“Equator赤道”這個地區有許多值得探討的有趣的地方，因為它的多樣性反映了全球當代社會多樣性，文化豐富性，以及無盡的生態資源。

日惹雙年展館位於Jogja National Museum大約是台北當代藝術館的大小，共有三層樓，除了主要展覽外，雙年展的系列活動多達75場，包括工作坊，論壇活動，藝術家駐地以及與當地藝術空間合作的大小展覽等等，從多場系列活動來看，縱使日惹雙年展已具有國際視野和形象，並且吸引了越來越多全球愛好文藝的遊客前來，日惹雙年展仍將自身定位為一項本土的活動，持續與地區對話交流，深深紮根於其城市及社區。



這次共有27名印尼藝術家以及12名巴西藝術家參與此次雙年展，其中3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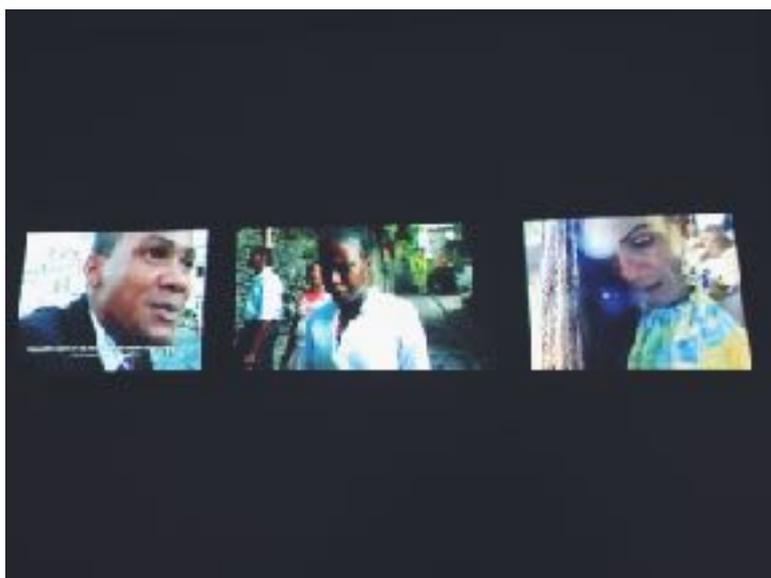
巴西藝術家也在此進行約兩個月的駐地創作，其餘巴西藝術家則是以遠端合作的方式完成作品；這次展出的作品部分，雙年展策展單位會給予藝術家七個此次展覽所關切的主題來讓藝術家自由解讀進行創作發想，七個條目分別是：Denial of Reality, Anger towards the Condition, Despair of Loss, Resignation in Absence, Consolation over the Loss, Awareness of the Condition, and Retrieval of Reality.⁵因此在創作上，藝術家在這七個

⁵ 資料來源：<http://biennalejogja.org>

主題上不斷探索，幾乎大部分的印尼藝術家都展出了新作品，部分藝術家因七個主題的激發下發展出未知領域的新作品，也有一些藝術家在七個主題間遊走最後回到習慣的主題上選擇不展示新的作品，而是繼續和修改他們以前的作品，對當前的主題進行一切必要的調整。在策劃空間上，並不會因七個主題依序展出，而是根據作品所需的空間隨機排列，以呈現會觸動人們情感的新戲劇化。



巴西藝術家DANIEL LIE於日惹駐地創作作品



巴西藝術家VIRGINIA DE MEDEIROS的錄像作品“Sérgio e Simone”

從觀展過程可以發現，在各樓層的巴西藝術家與印尼西藝術家的作品之間顯然有不同的方向，但即便有不同方向，也能透過對比這些差異將每層展示的所有作品聯繫在一起，這樣的差異或分歧無需相互比較，而是互補加強，從而構成一個完整的敘述。



印尼藝術家Yudha Kusuma Putera a.k.a Fehung工作與居住於印尼日惹，同時也是日惹攝影 Collective MES 56成員，他的藝術作品中經常探討藝術的社會地位或藝術家於社會中的身份。他經常透過攝影的視角或是借助攝影影像的擷取媒介進行創作，並以裝置或互動藝術計劃的方式呈現作。此次展出作品為“PAST, PRESENT, FUTURE COMING TOGETHER”。以布料的包裹覆蓋拍攝家庭寫真，讓一家人，或是親友們由此方式組合成一格未知的生物。



雙年展展出作品PAST, PRESENT, FUTURE COMING TOGETHER



AFTER ALL THESE YEAR(S)

位於南日惹的藝術集合，到訪時正在展出日惹塗鴉文件展，Collective成員之一的Gintani先前也有到台灣的竹圍藝術村駐村過，她提到會開始此空間是因為從藝術大學畢業後，同學們一起希望能夠延續下去創作以及一起舉行更多活動，因此於2011年便開始了Ace House Collective，當時成員人數多達31人，這幾年下來，有些結婚生子去了，有些有其他重心，現在還在的約11人，最近也開始進行Art Residency的項目了

展覽展出了自2001年至今所記錄的日惹塗鴉文化，除了照片紀錄以外，也有各的時期所舉辦的塗鴉相關活動文宣海報，塗鴉客所使用的噴漆器具等展示。

展覽展出了自2001年至今所記錄的日惹塗鴉文化，除了照片紀錄以外，也有各的時期所舉辦的塗鴉相關活動文宣海報，塗鴉客所使用的噴漆器具等展示。



2005-2008年期間的活動文宣海報



展覽空間



展覽空間後方的其他使用空間，包括作品儲藏室以及工作間



供駐村藝術家居住的房間



作品儲藏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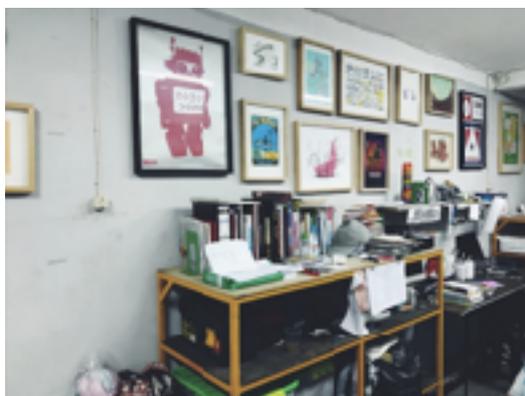
AFTER ALL THESE YEAR(S) 展覽DM

日惹 | Krack! Printmaking studio & Galle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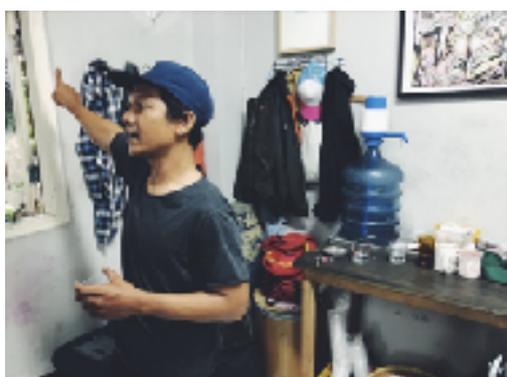
Krack! Studio一樓是展場空間，二樓則是印刷工作室，造訪時一樓未有展覽，是由Krack! Studio五名成員所創立，成員所擅長領域皆不同，有攝影師，平面設計師，塗鴉藝術家。參觀時看見大家在工作室各自忙碌著，也有成員的孩子（應該是）在寫作業，很自在的創作場所，成員們也提到很歡迎朋友們一起來印絹印，關於為什麼藝術空間多集中於南日惹，成員之一的Rudi提到因日惹的ISI藝術大學及高中都位於南邊，因此藝術空間多經營於此地。在場的還有來自澳洲的漫畫家在創作中，這個月份似乎是有交換計畫，空間有時策劃展覽，有時規劃活動。



二樓的絹印/印刷工作室



一樓展場入口



工作室成員Rudi



澳洲漫畫家於工作室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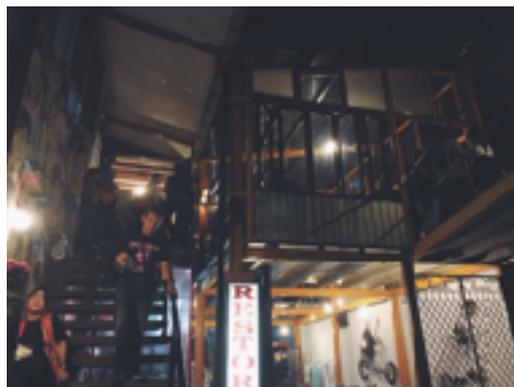


是藝術空間同時也是餐廳，藝廊空間是連接著餐廳一同經營；幾乎所有活動都是由售賣食物和飲品的收入支持目前正在展出“Sebelum Gendang” Pameran Tunggal Julian Abraham “Togar”Pengantar. 藝術家Julian Abraham是名鼓手兼藝術家，這次展出的作品，有許多裝置可以感受到很強烈的聲響因素與他的鼓手身分相呼應著。



藝術家Julian Abraham的展出作品

二樓則是展演空間，從樓梯上去左側即是入口，右側則是餐廳桌椅以及活動販賣區，正在展出作品的藝術家Julian Abraham也在展演空間呈現與展出作品連結的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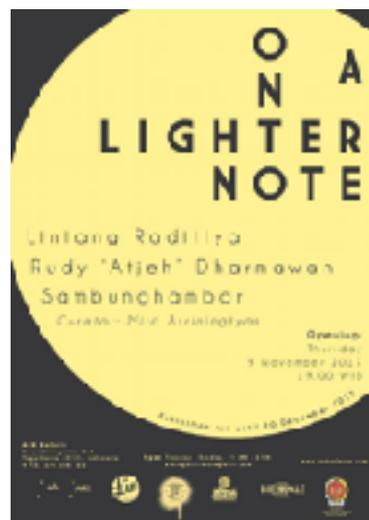


連接的二樓空間



藝術家Julian Abraham於二樓展演空間的現場演出

目前正在展出的展覽ON A LIGHTER NOTE—Group Exhibition，同時也是日惹雙年展的系列活動之一，展出藝術家包括LINTANG RADITYA，RUDY‘ATJEH’，DHARMAWAN，SAMBUNGHAMBAR 展出作品探討不同文化身分以及在人與神之間超越政治的關係空間。展出作品形式包括互動藝術、剪紙藝術、實驗音樂、電子和表演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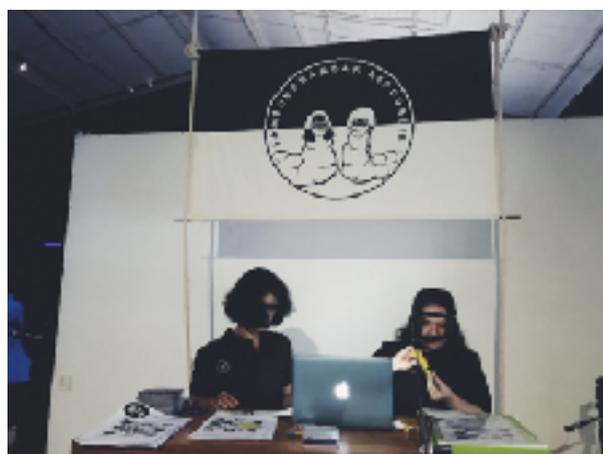


Ark Galerie

其中sambunghambar是由Testa Siregar和Syaura Qotrunadha成立於2015的組合，展出作品為互動藝術，在展出現場讓觀者進行身分確認的程序，除了拍攝證件照、基本資料填寫以外，也以紙本測驗來完成一張新的身分證件，很有趣的互動作品。而RUDY‘ATJEH’，DHARMAWAN 除了是藝術家，同時也是樂團成員，可從他的作品中看出藝術與音樂的相互影響。



RUDY‘ATJEH’，DHARMAWAN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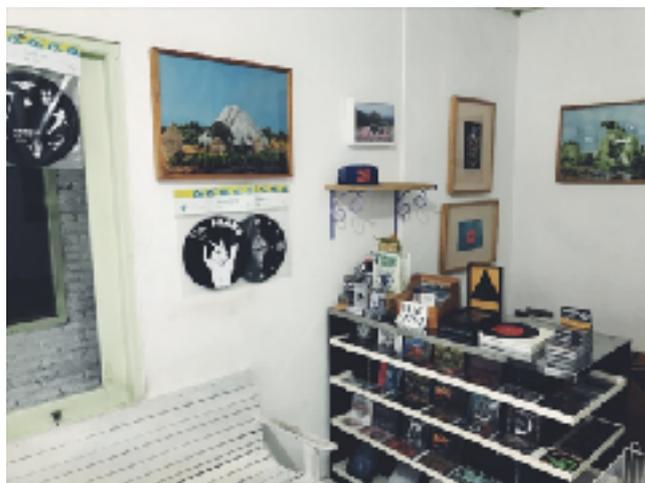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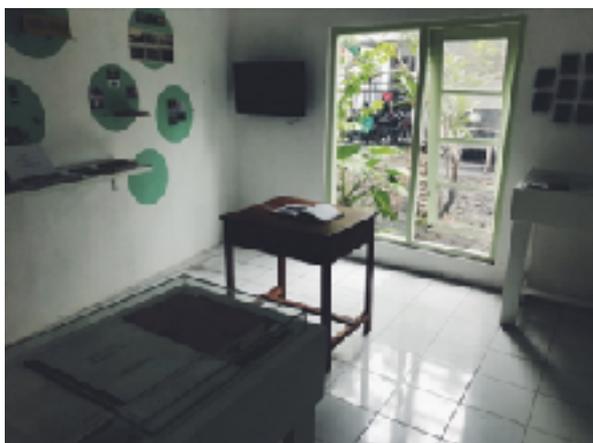
藝術組合sambunghambar

日惹 | Ruang MES 56

Mes 56 是一個關注印尼當代攝影發展與其社區和網絡合作的藝術家Collective，於2002年成立，以自籌資金為重點，致力於發展攝影，當代藝術批判。目前未有展覽，成員依提到最近將空間重新規劃了，區分為工作區、暗房工作室、展覽空間、以及放映室，目前也正進行著播映紀錄片的系列活動，也有著artshop販賣著藝術作品、T-shirt、書籍、唱片等等，同時也是成員之一所成立的YES NO SHOP販賣唱片的場所（而YES NO KLUB則是以音樂活動企劃為主）。



Mes 56入口處



artshop



放映室同時也是舉辦座談的場地

日惹 | Lifepatch

造訪Lifepatch時，正好遇到OCAC 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的成員於此進行駐地計劃，Lifepatch成立於2012年，是一個以社群為基地，混合科學、藝術、科技的創作形式，製造創意與各種應用裝置/方案。以九人為中心成員，依成員各自擅長的事物，開發生物學技術、數位科技等的藝術 / 科學教育工作坊。目標是透過科學技術的活用，創造事物推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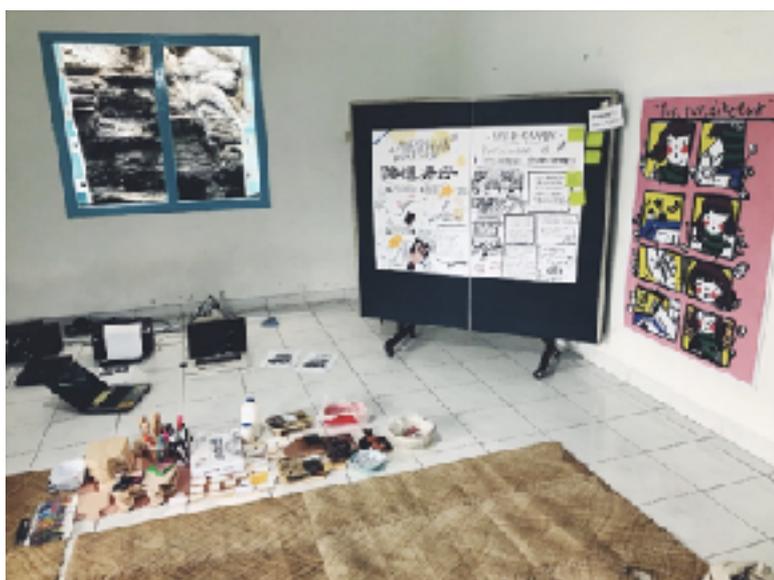
Lifepatch入口處

最大效果，其社群交叉協作的概念與科技形式的創意，用工作坊的形式推展有趣的

生活提案，標榜著科技 / 網路能改變世界的思想讓他們在印尼視覺藝術占有獨特位置。⁶而造訪的空間現址則是Lifepatch今年初承租下來的新空間，也因此參與了台灣打開當代團隊所舉辦的系列工作坊。



工作坊活動



以台灣印尼路邊攤為發想的工作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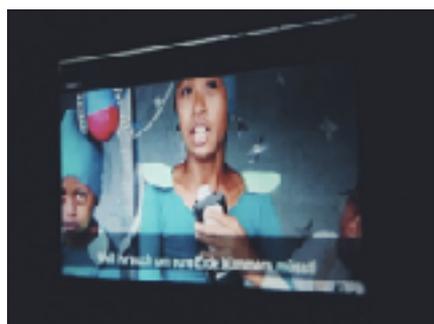
⁶ 資料來源：AOFA.TW觀察者藝文田野檔案庫 <http://aofa.tw/?p=1482>

日惹 | Unrest Collective

Unrest Collective是一個媒體集合，成員包括來自美國的Sri Taarna與印尼版畫藝術家Rangga，他們以小誌的形式傳播關於人權、性別、反資本主義等議題，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包括因機場增設預定地而強制驅逐當地農民引發當地居民強烈抗議的Kulon Progo地區抗爭，除了到場參與抗爭以外，也以木刻版畫製作抗爭海報支援。成員之一的Rangga也於龍目島擔任教師，時常往返兩地推廣教育理念，他也播映幾年前帶領島上孩子自導自演的電影作品（教師技術協助），內容則是孩子們因島上大量垃圾的問題而發想出有趣情節。



工作室的小誌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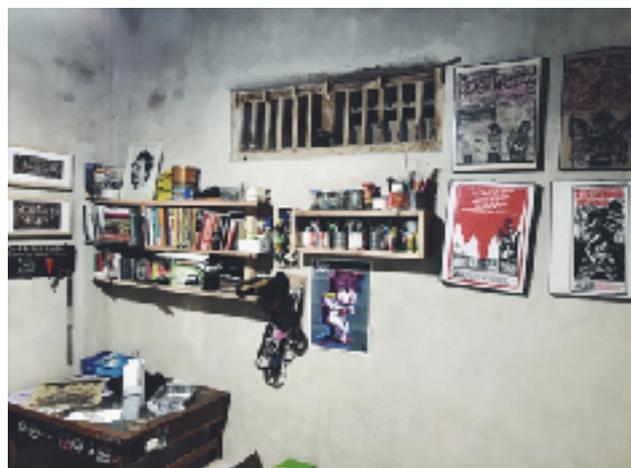


龍目島學生的影像作品

Unrest Collective六月份才剛搬入現今的Collective House，屋內簡潔，與當地居民關係仍在培養中。在空間內可以看到Rangga的版畫作品掛於牆上，多是以農地抗爭有關的主題，也有版畫工作室；也可見大量的小誌，小誌種類眾多，除了音樂、藝術、教育、議題研究，也有Taarna撰寫的印尼語教學Zine，多數內容皆可線上閱讀，一切內容都是免費取得得以讓資訊流通，而非打造成一門生意或文創產品，他們也提到之後整理後將打造成一個小誌圖書館，讓想閱讀的人免費前來閱覽。



版畫藝術家Rangga的作品



版畫工作室



版畫印製工作區

Grafis Minggiran成立於2001年，由一群當時就讀於Indonesia Institute of the Arts (IS) 藝術學院的學生所組成，發展出以工作室實踐為中心，著重於版畫技法的藝術集合。Studio Grafis Minggirany在長年耕耘下，成為任何對版畫有興趣的人實踐想法與促進對話交流的創意工作空間，同時也提供藝術家，學生以及大眾多樣的教育和版畫欣賞規劃，例如展覽，特殊企劃和工作坊等。

工作室也有藝術家駐村項目，最近也開始了藝術商店的經營，於工作室販售如T-Shirt，卡片，筆記本等印刷產品。



印刷區旁有作品展示空間



木刻版畫印刷工作台

Needle and Bitch比起先前造訪的其他空間來說，位置相對偏僻，若不是成員來帶領，是相當難到達的。如同先前拜訪過的各個collective，印尼房屋建築先是寬敞的騎樓平台（像涼亭一樣），再來才是住家入口，在騎樓外面即需脫掉鞋子才走過涼亭區進去住家，大多為磁磚地面；一進入門口，就看見左右側的手工製品陳列區，而左側則有目前居住在就此的三



空間入口處

位成員的個人房間，除了是開放的空間也同時是成員居住的家。Needle and Bitch是一個歡迎任何性別與性取向的人的空間，不僅是個實質空間，也是為那些受到性別歧視，父權體制和恐同社會中感到壓迫的人提供安全，可靠和舒適的地方。這個空間也歡迎所有人一起討論，支持，並積極參與社會性別議題，而在沒有資助下，成員們則是利用織物和紙材製作手工製作袋子、錢包、筆記本、日誌、圍裙、布章、T-shirt等手工工藝品於市集，商店，網路販售賺取經營空間的資金，也透過這些工藝品來傳播關切的議題（如布章上的口號）。



自製出版的小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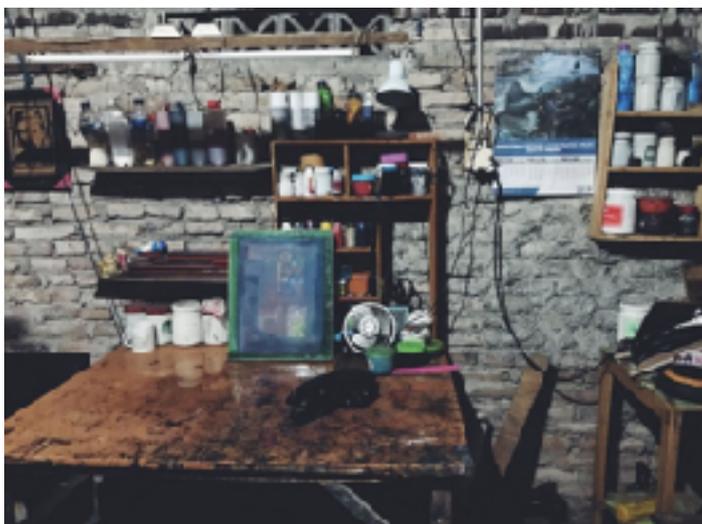
至於為什麼採用Bitch這樣似乎是負面的詞來作為空間名稱，成員提到大多數人都覺得這個詞對於女性來說是相當冒犯，並且不喜歡這個詞，因為它含有否定的意思。但他們是認為要自豪地說：“是的，我們是那些婊子”。在現今社會裡，無論是紋身刺青，抽煙喝酒，穿著任何喜歡的服飾的未婚女性，若是與男性共同分享房子，將容易地被社會判斷為BITCH，

而她們試圖透過所做的事來瓦解這些先入為主的觀點，並展現出這些婊子比社會所想像的擁有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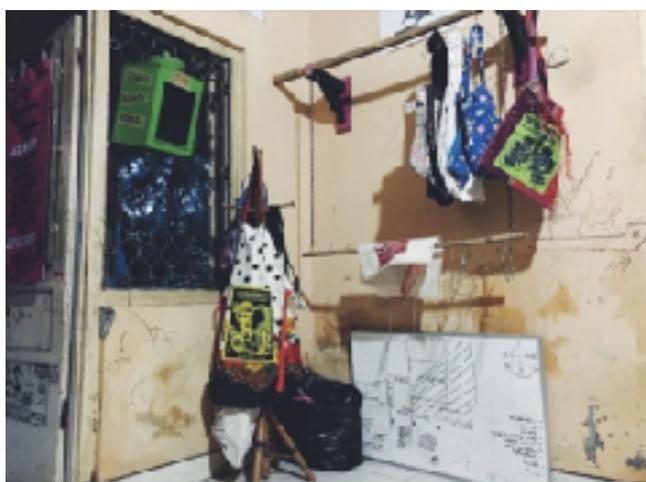
Needle and Bitch也是該集合DIY資源再利用手工藝品的品牌名稱。她們製作的手工藝品包括包包、錢包、筆記本、日記、腰包、圍裙、布章與T恤，使用的布料與紙張，都是回收再利用的素材。原料則是成員從裁縫與剪裁行、影印店、辦公室親自搜集而來。NnB的手工藝品上，通常都會有一句與性別、運動或政治議題相關的標語，因此NnB的手工藝品也是一種傳遞訊息的媒介。根據NnB的自述，這些手工藝品也包含「資訊欄」，上面印有月經週期表或安全墮胎電話。⁷



Collective內的圖書館區域



成員介紹印製過的版畫及議題



⁷ 資料來源：Pang Nat Det <https://medium.com/@hardcash0917/a-visit-to-needle-n-bitch-a7920d41ea4f>

日惹 | SURVIVE! garage

SURVIVE!Garage位於南日惹的collective，一到達便看見入口處有人在塗鴉噴漆大牆面，整面牆塗滿鮮豔的色彩和周圍的鄉村景色對比起好突出，之後詢問才知道目前有澳洲的藝術家在此駐村進行創作計畫。SURVIVE!garage社

區替代空間成立於2009年，經營者與其社群成員，有許多來自1998年由13個藝文社團為反抗蘇哈托政權所組織成立的「Taring Padi」，Survive Garage延續了當時的關懷農民、工人，關注性別、社會正義的宗旨，在日惹持續以藝術創作介入政治與社會議題。

在此空間中與各不同領域的藝術家以及組織合作，除了規劃各種交流活動，也提供展覽空間給新興獨立藝術家們展示作品，時常於社區進行演出表演、電影放映、座談討論、以及各樣工作坊。



正在進行塗鴉創作的藝術團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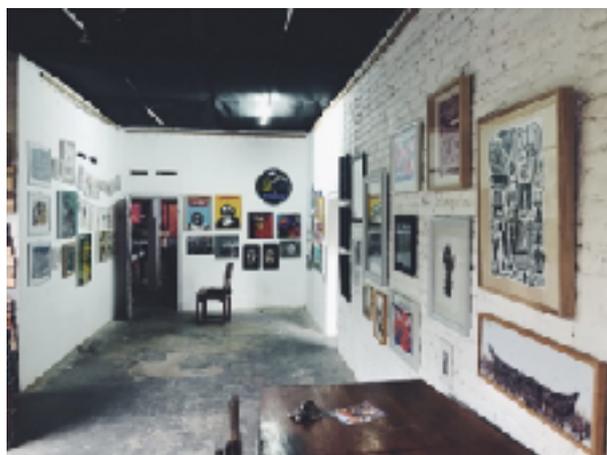
SURVIVE!garage 希望提供給那些不在主流藝術市場/文化中的獨立藝術家們一個另類替代平台，也同時能藉由藝術家們的連結，一步一步建構起社群網絡。他們同時也有自己的Artshop，藝術商店對於經營此空間來說是必要的一部分，他們不但藉由商店幫助推廣藝術家，同時也利用販賣所得讓此空間能更有效率的延續下去。



SURVIVE!Garage入口庭院

造訪時除了與澳洲藝術團隊的合作以外，也有與波蘭藝術團隊合作的展覽“Prega-sol | cooperative exhibition: V9, Survive!garage, Sesama”，V9除了策劃展覽，進行研討座談會和工作坊，在波蘭當地也為藝術家提供空間和工具進行創作。SURVIVE!Garage與各個團隊進行交流計畫時，會選擇相近理念的團隊，如同V9團隊是試圖深入分析塗鴉和街頭藝術，拒絕對城市進行裝飾性和工具性處理的街頭藝術。

成員之一的Bayu提到，Survive!garage保持對外的開放以及與國際間的持續交流，從造訪一個月內就有兩組來自不同國籍的藝術團隊進行交流來看，他們與國際間的藝術群體是相當密集合作的，也因此成員們也有英語學習群組時常彼此督促學習語言；除了國際間的互動外，也會與社區保持交流，包括小孩子的繪畫工作坊、社區煮食，都是保持敦親睦鄰的行動。



展覽空間



V9展覽開幕當日



Prega-sol | cooperative



成員Bayu（右一）主持開幕活動

日惹 | Taring Padi

Taring Padi是由印尼藝術學院學生、文化運動者及藝術家所組成的政治藝術團體，以印製木刻版畫海報、音樂、大型遊行道具等方式復甦平民文化（People's Culture）與消泯菁英主義為目的，反對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概念以及文化被資本主義束縛的狀態。⁸ 在拜訪各個Collective



Taring Padi工作室

過程裡常見的木刻版畫作品也是由於版畫具複製性，在這個概念下的作品不再只是掛在牆上的藝術品，反而成為帶有功能性的傳播工具；如同先前參訪各個集合時，幾乎都提到在參與抗爭現場前，都會依據議題主題而創作出版畫作品進行議題宣傳，而手工印製的作品往往在東亞創作環境裡被認為是珍貴，限量，獨特的，但在此就算被貼在戶外經歷日曬雨淋卻不感到可惜，一切只為達到訊息傳播目的，由此可反思我們一直以來習慣西方的思考模式，包括從藝術學院習得的藝術史及創作模式都源自西方，在學習的過程中也將其視為一種思想的進步；但在看過印尼的藝術集合之後，這些東南亞的藝術模式並不是自成一類表面式的異國情調，或許也該是我們脫離西方中心思考以及更多面向學習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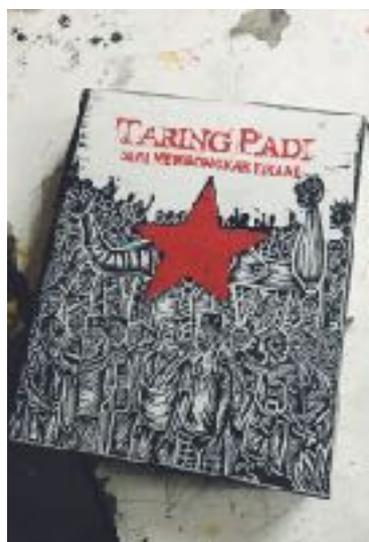
藝術家藝術家Ucup

造訪Taring Padi當日是由成員同時也是藝術家Muhamad 'Ucup' Yusuf以及雕塑藝術家Arya Jalu與我們會面，Taring Padi工作室在小山坡上，環境十分清幽，只需走上小段臺階就可到達，Ucup Baik才剛從島上參與計畫回到日惹，他帶領我們參觀工作室以及他大量的木刻版畫創作，作品無論在數量以及質地上都相當驚人，他的作品主題在於揭露印尼社會所存在的困境，包括政治腐敗，環境惡化和持續剝奪下層階級的社會弊病。在長期參與社會運動下，Taring Padi的藝術風格表現也呈現在抗議現場的旗

⁸ 資料來源：不解的熱帶，龐克精神的複製與分裂 <http://aofa.tw/?p=2352>

幟海報和橫幅布條，即興街頭劇院，音樂和藝術節以及社區活動，在風格及做法上甚至成為了一個具鮮明形象的招牌。每一面旗幟及海報視覺上充滿力量，具有議題敘述深度，而參與議題廣泛至孩子的受教權、個體的獨立性發展、性別平等、在地農產品和印尼社會民主的願景，如此的積極參與也讓Taring Padi為今日印尼當代藝術界帶入了鮮明而有力的聲音。

在訪談過Taring Padi的幾位藝術家成員之後，了解到Taring Padi（以及各個受影響的集合社群）一直以來都相信分享與散播的理念，他們不在意作品風格或做法被使用，或是作品被印製成商品販賣，他們的理念在於如何散播這門技術知識與關切的議題，心力並不在於作品風格或所作事物的所有權和版權，也因這樣無私的分享，由Marginal樂團所創立的Taring Babi也因此循著Taring Padi的模式開始了雅加達的Collective生活。



自製出版的十週年書冊

在參訪時對於工作室空間的寬廣也印象深刻，成員之一的Arya提到，最早Taring Padi透過佔屋行動將目前正在舉辦日惹雙年展的Jogja National Mesuem整棟佔據作為空間據點，他們在空間內舉辦聚會和展覽，也進行討論會，演唱會和表演。

而印尼雕塑家，同時也參與此次雅加達雙年展的Dolorosa Sinaga也是Taring Padi的一員，成員們笑稱她是雅加達的Taring Padi之母，由此可見Taring Padi在印尼藝術以及社會運動發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即便現在活動強度不如以前，但成員也持續在進行創作，深入社區及社會議題。



Ucup所創作的農民抗爭運動者系列